

母亲的粗布单子

·张志强·

周末,有朋友到家里来探望,无意中看到我们的床上铺着一条双人宽的粗布方格子单子。朋友笑着说:“都啥年代了,还用这早已淘汰的粗布单子。土气,太土气了,是该交给博物馆收藏了。”

没等我解释,妻笑笑还找了口:“土气?你想要还找不到呢!它是纯棉手工做的,结实,耐用,暖和,又没有静电反应,我们几十年习惯了,成了传家宝呢!”

提起这粗布单子,还有我的几双穿过和未穿过的布鞋,往事像电影似的,滚动映在我的眼前……

我的老家在省城西八十里外的西安市属周至县,终南山下黑河之畔的马召镇东堡村,就是我生长的地方。解放前后,这里只有30多户贫困农家,因为地少人多,生活艰难,我的父亲几乎天天上山打柴卖,母亲一年四季忙着纺线织布,靠她卖出的土布和花单子,和父亲一起维持生活,供我上学。母亲的纺织手艺是她跟外婆学的。她出嫁时,外婆将一架纺车和枣木做的织布机陪嫁给她,还陪嫁她样品——几条方格大小、颜色不同的粗布单子。记得我年幼时,每天半夜和下雨天,在昏黄的油灯下,我躺在母亲的怀抱里,看着她一手摇着纺车,一手拉扯出一条白绵线,一遍又一遍。纺线很辛苦,大半年才能纺完几斤棉花,多累啊!到了农闲时间,她又开始纺线,把缠在穗子上的线拉扯出,拐缠在小竹棍做成的一尺长的叉形拐把上。等线拐完了,再取下下来浆、洗、晒、拉,再卷轴上机,分出经、纬,就能左右挥臂、穿梭如鱼地织布了。谁知这才是一般织白布的程序,要是织方格子布,还要事先煮染好黑、红、黄、绿、蓝等不同颜色的纺线,再编排出经、纬线和各色梭子线,其手工程序还要复杂呢。

我从小穿着母亲的粗布鞋,粗布裤褂,常年习惯了,觉得很舒服。1958年进城不久,开始羡慕城里人穿的球鞋和中山服,到毕业后就很少再穿土布裤褂了,但母亲给我的几条粗布方格子单子却舍不得丢。平时铺用隔挡风,下乡蹲点是我轻便的行李,炎夏纳凉的夜晚,我将它铺在地板上,一半作褥,一半作被。唐山地震时,还用它搭起防震棚,实用的很。

这粗布单子给了我很多温暖和爱,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生人回忆。六十年代中期,我已是二十六岁的大小伙了,父母不断催我快找个对象,不久有人介绍西安东关一家百货商店的女售货员,见了两次,都是晚上在电影院会面的。那姑娘是南方人,不只身材苗条,长相好,穿着也颇为讲究,我当时心里很满意。她知道我在省卫生厅工作,年轻肯干,又是出身贫下中农,就露出欣喜的神色。可第三次见面,她要求去我住处看看。那是个星期天的上午,介绍人陪她冲进来到许士庙街八号我们单位宿舍,当看到那间平房里三张床位,唯我的床上铺着粗布单子,被褥里子也是粗布做的,又发现我穿的是粗布手工鞋,上身中山服里露出的白粗布衬衣时,她嘴一撇一脸不高兴,当下拉上介绍人就走了,弄得我十分尴尬……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发誓不再找“洋气”女子,同事也劝说我不要看表面,嫌贫爱富、嫌土爱“飘”的女子咱就不要呢。可事有凑巧,很快有人介绍一位在我们卫生系统工作的女同志,她热情大方、勤快朴实,对我母亲纺织的土布和花格子布甚是喜爱。一次假日,我带她回到周至县马召镇老家看看,正赶上母亲在织布单子,她既新奇又高兴地左看看、问长短,末了,她自己套上皮带腰围,叫老母亲教她学穿梭织布……母亲悄悄对我说:“这才是妈心中的好媳妇呢!”

光阴荏苒,母亲过世已整整十五年了。看到她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想起她把许多土布和方格子单子捐给村里的公益事业和几家五保户时,我就深切怀念她一生的操劳,她的温厚善良,她的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劳动创造精神……

起来我不免叹息,人的生命,有时好像一滴水,很快就没了踪影,这些为祖坟祭祀的人,转工工夫就成了被祭祀的人了,漫漫岁月最终留下的只有亲人的眷恋。我常想,人们无论以何种方式祭祀,重要的是,让活着的人,从中得到启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人的高贵之处在于有灵魂生活,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都伟大。知识、思想、理性、情感的不同又成为人类的贵贱之分。然而,爱是永恒的主题,我们如果像太阳一样,把更多的爱献给自然,献给岁月,献给身边需要关爱的人,人生将变得更加丰满,更加绚丽,更加璀璨。有的人活着,没有灵魂;有的人死了,灵魂却永生,看看那坟上的纸钱和白花,就懂得了一切……

清明遐思

·冯曼·

运……就在我10岁那年的深冬,父亲就溘然长逝了。回想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恩不尽,可赏、可食。大家一起清除杂草,用新土堆堆坟。烧完纸钱,在坟前摆上水果、菜肴、酒水等祭品,给祖坟行跪拜礼。这时,最虔诚的是我的父亲,他每一次磕头都要触到地面,而且磕的时间最长,一边磕头一边祈祷着:国泰民安、给子孙后代带来好



翼园风光 尹永恩 摄

愚人节的两朵玫瑰

·崔书君·

那个愚人节,我还是一个为高考忙得不可开交的高三学生。她是我的同桌,跟我一样忙,可是她活泼,而且很漂亮。那是愚人节,我本想好好地愚弄她一下,可是早在两天前她就警告我,并且还那样太浪漫了,她受不了。

而我呢?当然不会就此罢休,我于是送了她一样东西,然后让她上我的当。我特意到街上买了两朵玫瑰,一红一黄,红代表爱情,黄代表友谊。

那是一个典型的浪漫的天气,下着蒙蒙的细雨,我把两朵玫瑰花藏在身后,就在雨中我要她选择,我知道如果她选择了红色,那说明我愚弄了她,因为我们之间本无爱情。

而当她终于很聪明地把两朵玫瑰都据为己有的时候,我知道我失败了!可不知怎的就在那一刻我好像失去了什么,就在那蒙蒙的雨中我呆立了很久,而她早已兴高采烈地带着战利品飞走了,没有伞,我的衣服被淋湿了……

“嗨,我说,想什么呢?”不知何时她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手中握着那两朵玫瑰。“你怎么想到了送我这样的礼物呢?”

“我不知道。”我耸耸肩,“我只想骗骗你而已。”

可是忽然,我感到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勉强,刹那间有一股莫名的冲动,我真想转过身来掠掠她那遮住眼睛的黑发:“这不是真的。”我心里想。

“你,你怎么又回来了?”

“因为你对我这么好,可是你又在这里淋雨,所以就回来了。”

“你,你还是先走吧,我喜欢这种感觉!”

“噢,不是她想她了?”

“那好,大不了我不打伞,陪你走走,就冲你这两朵玫瑰花!”

“哦,好吧。”

就这样我们沿着河堤走了很久,也说了很多,我记得那天我们很高兴,看着她被雨淋的样子,我觉得她很可爱!

以后的日子里似乎和以前没什么两样,我们照样有说有笑,只是比以前学习更紧张了,可每当她坐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学习起来就干劲十足,而当她偶尔有一天没来上课或者迟到了我都会无精打采,而上课也总是走神,而后以我是团支部书记的头衔,给她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高考结束了,我考上了现在的大学,而她也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她向往已久的那所政法学院,现在,每当想起她那时时有莫名的冲动,但是我感到庆幸,幸亏当时她要了一个小聪明,要了我两朵玫瑰花。

现在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天天晚上,我都是睡醒睡不着。心里琢磨:瞎了!那是一种病,叫“睡不着”,村里的赤脚医生狗子说是失眠。我爷就是得这种病的,而且,死的时候才59岁。所以,一到晚上,就头发辗转反侧、想来想去、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既想事又想病。

母亲说:“娃太可怜了。”老婆说:“心思太重了。”妹子说:“哥太苦了。”……直到过了些日子,真有死去的感觉时,自己已被自己吓死了。送到医院教授给放了个支架,把命救了,可睡不着的病还是没根治。

父亲说:“你这样下去,是活不成了。”小舅子说:“这活法不行,得想个窍门。”兄弟调侃说:“哥,你晚上把被子抱紧,就好了。”……村上有个先生能掐会算,他早就告诉我:“你得把支书给辞了,不想那么多鸟事,你的病就没事咧。”我不是舍不得这官衔,是想把修路欠下的窟窿补齐了,那是咱手上的事么。

过了些时日,村里来了个文约约的人叫范民,说是县上的科技县长、心理学专家。心理学,我大概知道,是研究人的,我上大学正学这个呢,有啥阔

气的。心里又寻思着:但这种人还是比较能的,像我那碎仔儿,就是我的骄傲。问题是科技县长能带点啥科技呢?我可是要钱的。再一想,还得用这个窍门。

于是乎,让老婆弄了几个菜,请县长喝几盅,看看有啥活路。范县长可真厉害,一开口就击中了我的要害:“你睡眠不好。”“你咋知道的?”“都写在脸上了。”

“写在脸上咧?”“眼圈发青,没睡醒,很疲劳的样子。”“我就长这样。”“还有,情绪不好。”他认真地说:“睡不着,原因很多。但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些,不要紧的。先说睡不着吧,可能因为身体有病引起的,有心肾不交、肝血不足、心脾两衰、痰浊内扰、胃气不和等等,属阳盛阴衰、阴阳失衡,这些情况肯定影响睡眠,

可以找医生治疗、调理一下。但你目前的问题不在此,是操心太多,事没放下。”我心里想:这人还是有两下子的,能把我这革命30年的老油条给弄得有点感觉。“你说对了,我心里有事。把事撂下,就对了。”“我今天就是要给你治这病来的。”说到这里,我才发现,这范县长一直笑眯眯的眼睛还是挺大的。

“事不大,不要怕。你想办法修路,大家都记着你的好,欠下的30万元,镇上县上一直在给你想办法呢。”我心里热乎起来了。“这30万,我负责给你弄到,你就放心吧。”我激动得差点没回过气来。

范县长临走时,我让老婆买了点茶叶和香菇,他痛快地接受了,我心里觉得有阔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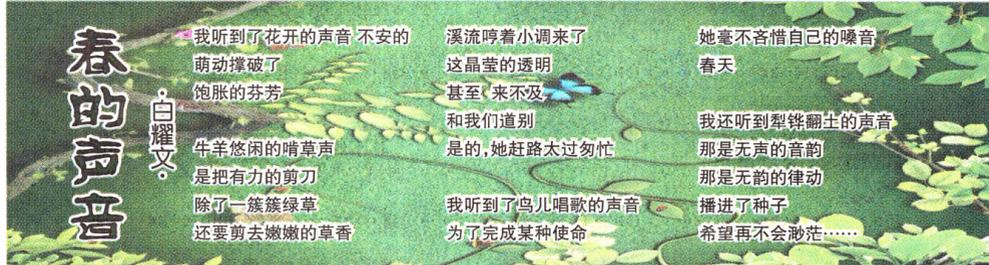
没过多久,镇长专程来说:“范县长给你弄了50万,30万还账,20万解决村民饮水问题,钱已经到账了。”我是“谢天又谢地”地呼了出来。

可又麻烦了,到了晚上,睡不着又来了。老是想去皮沟的水路咋个走法,沉淀池放在哪里最合适,咋个弄法,水路主干道从哪儿走最省最有利……

天呀,没完没了,睡不着了……

我们俩在陕西作协院内住房前有一棵报春的玉兰树。那几年,仿佛清香的玉兰刚刚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若冰就说说去柴达木了,往往直道院里又一棵腊梅花傲霜归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多聚少少的日子。

若冰从踏进柴达木的那一天开始,就爱上了柴达木。虽然这里人迹罕至,格外荒凉。可是,被遗忘了几个世纪的柴达木终于在上



春的声音

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 不安的 溪流哼着小调来了 这晶莹的透明 甚至来不及 和我们道别 是的,她赶路太过匆忙 我听到了鸟儿唱歌的声音 为了完成某种使命

她还听到犁铧翻土的声音 那是无声的音韵 那是无韵的律动 播进了种子 希望不再会迷茫……

她毫不吝惜自己的嗓音 春天 她还听到犁铧翻土的声音 那是无声的音韵 那是无韵的律动 播进了种子 希望不再会迷茫……

心境:“我越过长城线,走出嘉峪关,和他们一起登昆仑,走戈壁,入沙漠,一起在雪山上打滚,在寒夜里跋涉,在驼背上放歌,在沙漠里同眠。既尝到难以想象的苦味,又享受到人生莫大的快乐,生活充满了幻想、豪迈和

受着艺术的熏陶,若冰在大西北艰苦的环境中体会着为祖国寻找石油矿藏的快乐,尽管相隔千里之遥,那时通讯设备相当落后,每礼拜就靠一封书信传递着彼此的信息和思念之情,我们就很知足了。若冰信中从不提及那里环境的艰苦,只有一次说他到野外去时忘了带毛巾,几乎冻掉耳朵的疏忽,让我担心不已。

分别两年之后,我的学业结束了,他从大戈壁匆匆赶到北京来接

我和女儿回西安,第一次抱起1岁的女儿,他的眼圈都红了。回到西安之后,若冰开始夜以继日地写作,1956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在勘探的道路上》,这一年,若冰刚刚30岁。同年他去北京参加了全国作协的理事扩大会议,其间,周总理接见了部分作家,陕西是柳青和若冰。周总理和若冰握手时笑着说:“你很年轻呀!”还问了一下勘探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并对若冰寄予厚望。

绮丽的色彩。我为能够成为勘探者中的一员,感到由衷的喜悦。

记得我们1953年6月初新婚不久就各奔西东。我在首都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鲁院2期)徜徉在中外古今的世界文学名著中享

孤儿·战士·作家

·贺抒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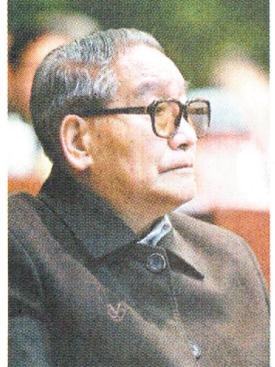
世纪50年代初勘探者们唤醒了。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潮中,柴达木也沸腾了。因为这里不仅有珍贵的石油,而且矿藏资源更加丰富。随着地下资源的开发,若冰跟随着勘探者的足迹,踏遍了柴达木的山山水水。我想他常说自己一生就是跋涉的命,他跑野外已经跑野了。国内的大部分油田他都去过。但他始终倾心于柴达木盆地,写的最多的也是柴达木人。

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又兼任省文化文物厅厅长,工作担子重,很是繁忙。那些年他把对柴达木人的思念深埋在心底。几年后省委领导同意他的请求回到作协,那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仍然立即动身起程去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里木盆地,写出了柴达木盆地的姊妹篇《塔里木书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直到76岁高龄,他还第七次重返柴达木。1999年11月,石油部首届“铁人文学奖”在北京颁奖,李季和李若冰获得了“贡献奖”,他俩被誉为石油文学的奠基人,西部文学的开拓者。若冰获奖后,心里很是不安,常常为自己写的太少而自责。他原本计划写一部描写柴达木人的长篇,只是年事已高又患病在身,到78岁高龄才从省文联主席岗位上退下来。无奈壮志未酬身先去,这种难以弥补的遗憾对作家来说是最痛心的。

若冰是孤儿,他母亲生了九个儿子,养活不起,卖掉三个。排行第五的若冰卖给了云阳镇杜姓人家。谁料养父母染上了疾病双双病故。若冰小学尚未毕业,12岁的他于1938年秋追随“孩子流浪剧团”(延安抗战剧团学文化唱歌跳舞,党的阳光照耀他长大成人。

延安这座革命熔炉把一个孤儿培育成坚强的战士。若冰一直视延安为母亲,痴心读书的若冰1945年终于考上了延安鲁艺,进城后从部队转业到陕西文艺界,并获得机会去北京文研所进修。一个怀着文学梦的青年战士,选择了西部作为自己的生活基地,这是很自然的。他一直视西部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选择也是我所理解和赞赏的,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志趣,志同道合使我们成为同志、朋友、夫妻、亲人。

他是作家李若冰,他是作家贺抒玉,两人名字相连便是“冰清玉洁”之意。半个世纪前,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写尽西部之美,成为“石油文学”奠基之作。今日是李若冰逝世八周年,85岁的妻子贺抒玉撰文纪念:



李若冰



柴达木手记 李若冰